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堯峰文鈔卷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凌武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徐鉉

欽定四庫全書

堯峯文鈔卷二十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誌銘十三首

亡弟南賁墓誌銘

此吾季南賁之墓南賁姓汪氏名珮一名琛吳縣附學生每試輒高等知名於時不幸年二十八夭父元御府君前明丁卯舉人

皇贈刑部郎中母徐宜人娶王氏無子與南賁相次歿

以仲兄措九子涵質為後措九又無子涵質復歸後其父於是距南賁歿十七年而其兄琬葬諸姑蘇臺之西麓且為文哭之曰汝夫婦其遂不祀耶欲以吾子後汝則吾生子又鮮欲別立他房之子則涵質受汝之田宅久矣中間不能謹守或轉而售諸異姓者且半矣他房雖有子其肯空手來為汝後耶此吾所不敢望也涵質幼鞠於汝婦蓋嘗服汝夫婦三年之喪矣如此而不能有汝之寸田尺土汝夫婦其安乎顧欲奪涵質之有以

授他房吾又不忍也不得已姑俟涵質生子而後徐議
所立使汝死無知則有後無後等耳如其有知其能曲
諒吾心否耶既已哭之乃申為銘以先府君墓碑未樹
不敢刻諸石朱書於輓而瘞之銘曰

少則孤長則病歿又無子目何以瞑嗚呼天乎奚才之
豐而戔於命乎

亡兒蘅瘞誌

兒小名蘅予第二子也母袁宜人兒生而媚好警悟異

常兒甫能言婢負之行通衢間見諸生釋菜者用鼓樂
旂幟道迎兒指語婢曰吾稍長亦當如是三歲母袁教
之誦詩畧能誦關雎以下數篇及唐人絕句詩暇輒為
予誦之其音琅琅可聽每過庖舍家人或箕坐謾語兒
必訶禁之不悛必訴母袁加鞭笞自是諸僮僕畏兒若
成人然兒有二妹曰四姑慧姑四姑少兒一歲其所出
微也兒撫視之獨不肯異他妹母袁間賜果餌必分授
四姑度相當乃已兒之穎異皆此類也順治十二年冬

予還自京師家貧多負而女慧姑復殤於痘予夫婦質衣服簪珥以斂用是益大困會歲且暮天寒大雨雪兒甫五歲予不能為兒易新衣猶衣故敗絮遂中寒疾明年春痘發於頤越七日死死之日其母夢人玄冠絳袍率兩童子徑登兒所卧樓挾之去及寤猶聞下樓履聲隱隱而兒遽死矣先是予家數有怪牖上屈戍不風而搖若有人震撼之者兒所戲竹凳棄壁間無故自移踰故處十許步醬瓿忽墜地破裂砉然有聲予嘗考之

於傳凡物自動為木沴金自壞為金沴木皆不祥也不
一月而子女相繼殤死嗚呼亦可哀已兒生於八年三
月某日死於十三年正月某日瘞諸鄧尉山先塋之次
而遂為之誌

第五女墓誌

當予諸生時予妻袁宜人舉四女後先皆殤既第進士
歸宜人復舉第五女年十七以心疾夭蓋距宜人歿十
有四年矣先是女許嫁嚴氏按禮女子年十有五而笄

笄不為殤春秋公羊傳曰女子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故予於女之大不敢忽也為之服期凡衰麻經帶皆如禮康熙十三年某月日葬諸姑蘇臺麓實祔予季弟南賁之次自予釋褐以來僅二十年始則哭吾次子蘅於家繼哭南賁弟及居京師聞袁宜人之赴為位於大通橋分司哭之繼又哭仲弟措九暨從子遵慧於兵馬司繼又哭吾三子穗至是移疾甫越期而遂哭吾女焉嗟乎吾既仕宦不偶而所遭夫婦兄弟子

女之變復何如也其零丁荼毒如此行老矣雖欲媿息
人世其尚能幾何時也遂為誌其墓匪獨以悲吾女亦
庸以自歎且悲云爾

塔銘 三首

中峯曉菴了法師塔銘

師諱覺了字曉菴長洲朱氏子年十六贅徐翁家生子
女各一逾數年嘗夢挈其家人泛海遭風俱溺一老僧
獨負師以出警寤有省又逾年婦若子女俱死徐翁欲

為更娶師執不許雜髮崇義菴中居無何往受戒於退
翁儲公已又聽講於蒼雪徹公既迄事復歸故菴杜闕
閱藏經三載始受法於徹公大弟子緣中經公支硎故
有中峯講院廢久矣至一雨潤公居之始復興當明崇
禎中徹公次補潤公講席來住中峯其同門友汰如河
公住華山兩山對峙鐘唄之聲交應相與日夜宏法闡
義傾動四方凡名公貴人降及閭閻士女無不肩摩踵
接往來絡繹於支硎天池間惟二師之歸故其道場最

盛自二師繼歿華山竟屬退翁為靈巖子院而中峯亦復漸廢悉斥賣所有田以償官稅於是殿閣傾圯道旁諸喬木斬刈畧盡僧徒亦次第他竄矣諸檀施集議非了師主之不可師素以樁拄大法為已任即空兩手入院歎曰某不自力則先祖一燈熄矣住院凡十有六年始師之至也一室蕭然食無鹽豉卧無幬裯披無楮絮師顧恬然不措意益務發明徹公之道及其暮年施者大集然後葺宇繕垣梵長徑植穉松復飯僧故田若干

畝俱有端緒遠近譁曰蒼雪法師復出矣會盛夏講華嚴玄談以勞示疾講未竟而化世壽五十二僧臘三十二將入龕縞白哭送者數百人康熙二十一年某月日也師狀貌清削雙目炯然性坦直無城府好學不倦自釋典外如左氏傳國語史記漢書並能倍誦下筆行文多可觀而尤長於詩平居口不言句募足不蹋貴顯之門與予友吳先生公紳及周子覲侯交善春秋佳日非師杖錫出山即公紳覲侯榜舟乘輿訪師山中三人

者焚香歎茗流連吟嘯往往以夜續晝故師倡和詩尤多亦數從予游自見予後詩體遂因之小變予惟古之文人苟不得志必自放於山巔水涯招致方袍白足之徒相從要遨酬對無間如淵明之於慧遠退之之於大顛子瞻之於辨才參寥輩皆是也蓋其徒類皆聰明忠信顧又深之以學問濟之以雄談偉辨故率為諸賢所喜而其徒又欲藉士大夫之賢者以見重於世倘所謂墨名儒行者與抑果此失之而彼得焉也以予之才識

陋劣其距古人遠甚而師之期待殆不啻陶蘇者比予亦愛慕其為人每相見必坐語移時各不忍舍去夫豈偶然哉師臨化召諸徒囑付訖又告之曰銘我必堯峯先生蓋猶不忘於予也以是受法門人明瑞隆三來乞予銘以刻諸石越明年將奉龕入塔公紳覲侯又代為速銘且曰石已具先是徹公與其師潤公兩世皆建塔講院之側師至是又祔其右方相去若干步云銘曰吾嘗遇師訪以華嚴綱提領挈其語誦誦如車引絲蟬

聯不絕如泉注壑淙潺不竭如牡出鑰砉然而開疏通貫穿是大辨才才既辨矣又嫻文學小儒聞之鮮不退卻胡為不延遽示化期吾喪良友衆亡導師宰堵巍巍與祖相望維此祖孫法門師象

崑山選佛場性空臻禪師塔銘

康熙十七年冬臨濟宗三十二世性空臻禪師告寂於京師之龍泉寺越明年正月門人超曉等用其法闍維火燼之餘四齒不壞得五色舍利子凡三百餘顆法衆

見者咸流涕太息謂師之道行為希有也超曉將函其骨南歸乃持道安靜公所撰行狀乞銘師之塔師嘗訪予寓舍予見師眉目蒼秀脊骨稜稜出衣表與之語簡淡有味方欲援為方外交而不意其遽逝矣予悵然久之因是不敢以不文為解按狀師諱行臻字性空代州人姓邊氏母韓夢金牛入懷而娠弱不如葷好靜坐甫十餘歲薙髮為僧徧遊諸方者數年聞天童密雲悟公法席之盛往受具戒咨決生死大事問生從何來悟公

棒云即今從何處來進云從堂中來公又棒云既從堂中來還歸堂中去師茫然其後聞山石崩墜有聲始有省復求密公印明甫開口公連棒趁出已而遊揚州福緣菴閱大藏經至雲門語錄中一棒打殺語恍然見悟公大機大用欲復往依之而值公遷化遂走謁費隱容公於金粟寺容公即悟公受法大弟子也命充監院如是十三年深加器重曰先師之道賴子不孤矣而師尤不欲以出世自炫也栖止崑山陳氏廢園中顏垣老屋

饘粥不給恬然不為意逾五年徒侶漸集檀施亦不遠數百里而來於是敝建殿堂樓閣旁及方丈之室香積之廚無不悉備琬礪丹黥冠於一邑巍然稱寶坊矣乃標其額曰選佛場諸方衲子傾慕挈瓶扶錫問法坐下者日夜相繼恒苦乏食又募田若干畝以備接衆費會虞山維摩寺延師住持師厭選佛場之謹也往應其請未幾語諸門人曰吾老矣吾北人也緣當在北盍往游帝都乎遂偕超曉輩擔囊附舟趨京師寓龍泉寺不四

月而示疾常熟翁編修寶林方進謁次師與之坐語未
竟合掌跣趺而逝室中微聞異香逾時不絕臨逝時不
說偈不作遺囑識者稱其有古雪竇風云師在選佛場
也嘗因僧化席書偈有百丈當年卷却玉峯今日重鋪
之句僧問百丈既經卷却玉峯何故重鋪師云為汝瞋
睡未醒僧送拄杖師云古人道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
子你無拄杖子奪却你拄杖子意旨如何僧云學人送
與和尚師云如是即被山僧奪却也僧擬議師大笑問

懸羊頭賣狗肉意旨如何師云看破不值分文進云衲
僧本分事如何師云老僧無氣力荅汝蓋其方便接引
多類此壽七十一僧臘若干嗣法門人若干人受度者
又若干人有語錄二卷行世塔在崑山選佛場之某原
銘曰

道法如川源同派別臨濟一宗雲仍相接堂堂天童實
推中興師其世適祖印是承建大法幢鼓大法鼓應機
豎拂用導聾瞽清風白雲去來無蹤撞倒須彌獨露虛

空婁江之瀕巍巍窳堵人龍歸依永衛斯土

廣福院貌菴谷禪師塔銘

師諱秉谷字風遇別自號貌菴俗姓任氏揚之通州人父某母馬氏師少警敏在提抱中聞僧誦經及念佛聲輒喜躍不已甫就塾授書過目不忘及長棄家投本州天寧院年十七受度十八受具戒已復入揚之天寧寺方禮佛次聞有諷報恩經者至諸行無常是生滅法懣然汗下有省自是徧走諸方巖棲水宿參究不怠最後

謁退翁儲和尚於靈巖翁問汝何處人師曰與和尚生緣不別翁曰老僧雖從人家屋簷下來且喜無腳跟到汝尋覓師曰某甲慶幸已得展禮翁笑曰隨汝顛倒參堂去依翁久之乃處以書記於是契悟日深先後閱八年始遣領衆遂出世於許墅之廣福院院雖古剎然蕪廢且久師補衣苴履隨衆作務見者咸為攢麋接手而師顧坦然也間受施舍輒銖寸積累悉費以支傾起仆如是者十有七年重濬放生池盡恢民間所侵故址大

緝殿堂樓閣垣廡之屬俱有成緒矣一日忽示微疾即
豫尅化期且諭監院某俾主院事瀕滅呼侍者取盥水
水至則曰我身本淨無煩此也因掬水拭目顧左右曰
箇段光明也要大家委悉遂含笑而逝康熙十九年閏
八月某日也世壽五十有四僧臘三十有八受度弟子
若干人越二年建塔於院後之隙地遵遺命也師性抗
直在院與諸學人晝夜相淬厲每值往來問荅必擒縱
不少置然訖無所付囑或以為請慨然曰道法陵遲有

日吾安忍妄用一拂一偈記別非人以裨販先師乎其孤峭率類此院故密邇權闕為吏胥商旅錢刀譁爭之地師晨鐘夕梵清規肅如暇則閉門宴坐無異窮山深谷中絕不知有關市也以故衆皆習師而安之予章句之儒於宗門絕無知解不足以窺師之所詣先是嘗遇師於院中語及玄要師詰曰居士畢竟作如何會予曰一即三三即一耳師哂曰是則是矣然猶未在即如所謂第一句中薦得與祖師為師第二句中薦得與人天

為師第三句自救不了云云分明有三句在玄要亦然
然則三玄次序豈可漫無剖判耶今相距將十年猶能
記師此語故并述之銘曰

三峯之傳熾然吳下甘露法雨如傾如瀉爰有嗣孫闡
揚綱宗門庭峻絕誰紹遺蹤緣聚而來緣散而去去來
從容本無礙故瓦龕數尺石幢嶙峋詩以表之用示學
人

墓表 九首

誥授奉政大夫廣西按察司僉事分巡左江道

李公墓表

公諱某字貞甫其先家江西贛縣後徙山東之德州
前明世宗朝有諱逢時者以進士歷官山西左布政使
嘗為監察御史諫止大同馬市與倖臣仇鸞忤其事具
載前史即公之四世祖也曾大父諱汝棟隆慶庚午科
舉人大父煥國子監生父嗣美以公貴贈奉政大夫工
部員外郎母高宜人公少工場屋之文舉崇禎癸酉科

鄉試入

國朝用薦除故城知縣調豐縣已兼攝碭山縣事碭山土寇方熾上官欲揀材幹吏使勦賊度無隄豐令者故遂以委公公乘間冒重圍出賊不意入其城賊疑有大兵繼公後遑遽遁去於是碭諸大家爭以通賊相告訐公罪其渠而條疏寬釋其株連者甚夥碭人甫定會濟寧駐防軍至聲言將屠城城中洶洶思潰公先諭民無恐即治牛酒往逆其師於數十里外為言境內皆良民

已無賊矣帥不肯從公與往復數四大聲曰縣固某之
縣也脫有不虞某自任之卒拒使不得入及公還老幼
擁拜馬前曰使君活我微使君不死於寇必死於兵矣
治狀暴聞遷南城兵馬司指揮踰三年進工部營繕司
主事順治八年初建端門成以督琉璃窯功予員外郎
銜加一級賜文綺名馬各一又以覃恩階奉政大夫十
一年進虞衡司員外郎以督清江船廠竣事疏獻羨餘
白金數千兩於

朝再加一級尋進屯田司郎中十三年遷廣西按察司
僉事分巡左江道行次岳州遘疾遂乞致事歸閱五年
終於家康熙改元九月某日也享年六十有三公性嚴
重寡言笑居官以公廉自持尤長於治劇凡所區畫必
先事為之備好釐姦弊勇於敢為雖老猾吏無不縮手
屏氣者而又能拊恤細人若惟恐傷之案牘滿前迎見
立解抉摘其根株悉盡以是士民始而畏繼而愛及其
既去且久而益思慕不釋也故城額丁二萬餘兵燹後

死徙者過半顧歲征猶如故民間大困公編審已有緒
矣適改官將去乃大集父老取故冊焚之曰毋為若曹
異日累也因鎖書吏密室中晝夜開除以新冊申上官
竟得請其困始蘇豐庫吏張某號蝨魁乘公始至豫陳
金帛什器於署公大駭曰此出正項乎抑爾所自置也
吏漫應曰司庫者故例耳公怒曰庫中絲毫皆公賦何
得借是餌我命悉撤其具杖吏黜之未幾吏果以賕敗
自是終公之任未嘗支庫中一錢黃河決上官徵柳材

急豐當輸柳萬餘束吏請率下里公曰如是則敝安底止且必悞期日遂呼諸大家告以某所廢地有柳可刈某某戶有斂禾牛車可發官錢以貸衆皆曰然不踰日而事辦豐有豪民欲淫妻之妹為其夫所辱銜之賄大盜引為同劫其人不勝榜掠前此獄已具瘦且死矣公獨覺其冤微行入獄中具得獄吏與豪相左右為姦狀立置豪及吏於法而釋其人有嫠婦擁貲甚厚其大兄利所有謀嫁之不可噤某甲使自誣與婦姦甲既至官

公以無左証不信也姑緩其讞而繫甲空舍陰使吏誑之曰伯得弟婦財將解訟矣久之公召甲於庭陽正色呼曰若知死罪乎衆皆質若強姦律強者死促入死囚獄勿留行甲大懼泣且訴曰實無姦也彼誅某為之又欲賣某死乎婦遂得白有兄弟訟田者官得兄賂抑其弟弟訟不已公廉知其情即判歸弟田併以大義加鐫責兩人皆感泣卒為兄弟如初碭諸生有訐監生范某欲叛者公呼騎將詣其家衆力諫不聽即止諸從者於

外親行視室中所在錢穀充斥而叛具無有也出叱諸生曰若曹殆利其財耳奈何遽陷人滅族事未幾復譌言范監生將引賊至矣先是公頗竒范狀貌乃勉使以武自奮遣卒衛致諸徐州其後范果官守備屢向公垂涕以謝公之愛護士民多此類也嘗夜渡大河猝遇大盜數十從者不知所出公言笑自如已而盜詢知為公輒譁語曰此好官也不可犯遂以次散去是時民間爭藉藉頌公而諸上官迄縉紳大夫亦數相引重尤受知

於徐州道張公兆熙每語僚屬曰李君真能吏也最後
公出權清江巡按御史秦公世禎抵境所逮繫他關姦
胥不下數十輩獨清江一無所問歎息謂公曰某雅聞
君清操今所見殆勝所聞矣秦公名御史以風采著江
南雖同時大吏莫不震懼者而公顧為所知如此公歷
宦中外十四年橐無餘貲家無膏腴之產先世所授田
數頃既舉於鄉悉以讓其弟及引疾歸杜門謝絕干請
有司莫能識公面居常訓戒諸子嚴而有法子姓無敢

違公教者娶宋宜人繼趙氏又繼董宜人子男三長浹
順治丙戌科進士萬城知縣嘗與討叛將姜瓖有功不
得敘中考功法免次濤康熙丙辰科進士由庶吉士授
翰林院編修次潤州學生孫男六曾孫男二既葬編修
君撰次公事畧畊琬識其墓琬曰考諸前史所紀如漢
之黃丞相霸卓太傅茂皆非有帷幄之勞介甲汗馬之
績惟以吏治循良遂得封侯錫土茂又圖像南宮列名
元勳之次照耀史冊聲施無窮以今觀公之為政夫豈

不頡頏古人哉至於碭山之亂揭竿弄兵者遮塞道路
公挺身策騎挾數吏卒蹈不測之險視羣偷譬若豚犢
然不煩尺箠寸鋸驅之境外卒能撫恤其善良而保全
其子女俾碭之遺黎得沐

國家休養生息之化殆三十餘載者其誰之賜也惜乎
壽不酬德位不配功故公所可表者僅止於此琬不敢
以老病無文為解謹掇拾其大端識之非徒慰公地下
而已蓋將告

國史之傳循吏者使有所考焉公之葬也以某年月日其地在州之某鄉某原是為表

勅贈文林郎戶科左給事中蘭公墓表

自偃師南行二十里至景山有林鬱然有土嵬然是為勅贈文林郎戶科左給事中蘭公之墓公以孝謹著於家以文學聞於庠序以輕材尚義見信於鄉黨可謂才行純備之君子矣然竟用諸生終其身既歿逾十年而叔子給事君貴仕於

朝然後能光大其遺緒而顯揚之知公者未嘗不深快其有子而又惜其不及待也公諱獻徵字某少治科舉業甚工及補諸生即受知其長每試輒第一故雖不得志於場屋而試文一出即為邑人所師法尤以博洽見稱邑中後輩大半及公之門其文學益如此家僅中產而顧慷慨施予自密親至於疏屬自賓朋故舊至於巷衢之人無不以公為歸會歲大疫其病者嘗賴公乞醫藥以活其道殯者嘗賴公給棺槨以收而坎地為冢以

瘞里中諸兒有不能具脩脯者輒為設義塾有受貸不能償者輒毀其所書券平居杜門不關人事及直邑中諸大利害必侃侃爭於上官有司之前其輕財尚義又如此然公尤具有至性冬月居母夫人喪徒跣號哭兩踝皆凍裂至得痼疾而竟弗之顧也其臨事剛正不少絀遇人謙下無少長貴賤皆然而中實耿介不妄許可教誡諸子弟嚴而有方給事君嘗以優人燕客公聞之艴然曰淫聲邪色可用溷耳目乎訶責久之給事君跪

而謝過乃已蓋蘭氏三世皆習禮經知名至公益大肆力其中號為經師給事君初授經即舉其說以告曰子欲修身善世必先自曲禮始蓋公之於禮固無日不誦於口亦無日不整施於家非獨為章句訓詁之學者也蘭氏祖相如秦漢間相如孫某嘗徙陽城已又徙長子至明洪武初有諱誠者始家河南之偃師曾祖新蓋屋主簿祖芑縣學生以子貴贈奉政大夫戶部郎中考完人縣學生公晚歲以恩例遙授訓導以給事君貴贈如

其官娶曲孺人繼娶張孺人生子男四人長挺秀次挺粹皆縣學生秀早夭粹拒流賊不屈死次挺達壬辰進士今為吏科左給事中次挺偉縣學生孫男女十六人曾孫男三人享年七十有七順治元年以避兵歿於輦之謝砦遂槨葬其地康熙二年十二月始卜景山遷焉詳具給事君所為誌中公既絀於諸生故其才雖高其行雖甚備而輒軻失意訖不能有所施為措置以達於遠邇而大顯耀於時此其尤可痛惜者也使非表之以

永其傳則數百年而後一鄉之後生小子雖有欲聞君子之風者其將何所考述哉故予於既葬之明年遂應給事君之請而大書以揭其墓之原云

勅贈文林郎河南府推官張君墓表

今

上改元康熙之歲予友稽勳君張子蘊鄰手其先文林君之狀泣而告曰府君之獲歸淺土蓋幾二十有八年矣其不才不能光大府君之業幸而躡致一第又幸而

荷

天子寵命得以其爵秩下被幽壤而隧道之石至今闕
焉無辭以刻敢用是請予辭不可乃為序而銘之按狀
張氏世居縣竹宋南渡後太師忠獻公浚嘗著功名於
紹興隆興之間其裔孫有遷萊者遂為萊之掖縣人至
登仕公曷歷官鴻臚丞始以張氏顯於萊曷生濬濬生
偉皆隱不仕偉生君父尚仁為府學增廣生母陳氏有
子男三人君其季也諱某字某自少學問長而以孝友

稱母歿竟三年蔬食與伯仲析產所受產厚薄置不校也。比年十歲即以能文受知郡太守補附學生。每上官試士輒誥其邑人而數困於秋試。明崇禎五年萊城卒。有兵變而君遂不免矣。享年四十有九。以稽勲君貴贈文林郎河南府推官配遲氏。後君若干年卒。贈孺人長子含輝壬辰進士。歷官吏部郎中。即稽勲君也。次子德輝府學生。孫男某君謹厚長者。與人交一以不欺為主。故雖為諸生而闔邑士大夫下至里兒田叟强悍無

藉之人無不知敬畏君者家有故居在郭外地曠且僻
居民率多夜警君築室讀書其中自若也羣不逞共劫
旁舍遙望見室中燈火知為君告其徒曰此君子人也
相誠引避夜分有鬼出為厲嘯於坐側君正色叱之遂
不見訖不能害也至今邑中人猶嘖嘖道君佚事多類
此夫以君之篤學力行是宜生享貴仕不然而嗇其位
者或豐其壽亦天道之恒也然考君始末宜修而促宜
顯而晦坎坷患難遽喪其身豈天之所為顯榮壽考者

皆非此之謂與不然厚積而薄報其何以使為善者勸
為不善者懼哉予滋惑焉先是崇禎七年葬君祿山之
阡既以遲孺人祔又八年而予始表之且作詩曰

赫赫魏公起自西鄙思陵阜陵載世毘倚中阨權臣未
竟厥委亦越後人崎嶇東徙君實好修纘爾前美孰降
閔凶血此掖水大命不延身殲家毀祿山之阡尺六有
咫拱木陳根骨肉歸此伐石刻辭永示來祀萊人過之
必恭敬止

陳處士墓表

當前明熹宗之世宜興陳少保公為吏部侍郎以會推忤魏忠賢削籍愍帝即位起左都御史以言事忤同縣要人又削籍益公嘗從無錫顧端文公講學東林書院為世指目至是再以直聲動天下東林益共推服公而公有子貞慧字定生即處士君也少用文學著聞喜結納東南名士最善金壇周禮部鑣貴池吳秀才應箕每當羣集時杯酒淋漓相與掀髯抵掌往復下上其議論

其於國家之治亂中朝士大夫之賢不肖無不根極始末刺刺數千言可聽諸名士尤慕君氣節故皆師事少保公而與君相親愛前所謂要人者適家居欲釋故憾交歡君父子為好語諷君曰公子盍從吾游乎吾能貴顯公子君固拒不往益有隙而會魏忠賢義兒阮大鍼久被痼陰輦金巨萬於京師謀復用公卿間口語籍籍諸名士聞之曰懷寧起東林無噍類矣懷寧者大鍼所居縣名也乃謀數大鍼罪惡為文檄之共推應箕屬草

而君與周禮部皆列姓名其間檄未布而事泄大鉞愧且恚曰吾不識陳某何如乃魚肉吾至此於是恨君次骨君禍自此始矣已要人者應召出大鉞竄入其幕中人或為君危之無何而要人敗君始得免會福王擅立大鉞驟蒙湔洗用事將盡殺東林黨人是時少保公已前歿而君與周禮部及應箕皆在南京禮部先被逮君為營救萬端人又諫止君君笑曰死耳何畏鉞詎知之遂積前恨夜半遣校尉捕君與應箕應箕亡君出詣

獄鍛鍊久之獄不成始釋君而竟傳致禮部於死君歸
懲前禍乃謝絕故時諸名士屏居邨舍中者十有二年
卒享年五十有三嗚呼君書生又貴公子也苟不得志
則當鍵戶濡首習為科舉學耳其或少暇則褰衣博帶
出而耍遨里閭間夫亦足以豪矣今顧獨舍去與聞國
家之事侃侃鑿鑿瀕死而不悔何與昔東漢兩宋之季
太學諸生率皆危言覈論用以臧否人物甚則伏闕上
章詆譏當國者卒之皆賈大禍而漢宋亦遂以亡焉若

前明門戶之患頗與相類此固國家之不幸也顧予見東南鉅公方壯盛之時亦嘗負有重望號為東林黨魁及其齒髮衰暮貪位苟祿從而盡蕩棄其言論風采俛身乞憐權勢之門者蓋有矣非孔子所謂鄙夫患失者耶求如君之忼慨發憤終始一節果可多得乎哉使斯人也而得據大位秉大權則其建白必有赫赫可觀者又豈但如是已乎考少保公諱于廷舉萬厯中進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少保妣張夫人生妣王安人娶

湯氏御史北京女男維崧維嶺維岳宗石龍女適吳璟
吳全昌孫男女若干人維崧維嶺皆能文章而維崧尤
知名君卒以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其地在某鄉某
原先是君母兄貞達以父任官戶部主事降順天府知
事流賊入北京死之予得牽連書焉乃表於君之墓道
曰是為東林名臣之子甲申殉難名臣之弟後有過君
之封樹者考視此石則知其於君忠於友義而厠諸父
若兄之間也殆可以不愧矣

文林郎岑谿知縣劉公墓表

山陽劉公禹度之歿於蒼梧也分守道秦君仁管出涕
曰古遺愛亡矣為輟鼓樂者三日凡蒼梧及岑谿父老
皆哭失聲且曰天奪我公誰繼公撫我者既而喪歸傾
兩縣人追送踰三百里道中縞衣素車與耄稚扶攜者
相望哭聲大震其孤屢謝遣之率依依不忍舍去說者
以為自岑谿設縣以來縣官從未有及公者予聞而太
息世傳岑谿在荒崖叢箐之間獐獠出沒其俗好人而

怒獸不可以文法告諭公直一儒者顧能得民如此昔
班孟堅傳循吏合西漢二百餘年僅得六人探其本則
曰以經術潤飾吏事然則公之所本可知已公諱昌言
禹度字也其先自濠泗來徙有諱世光者由鄉進士官
沈邱知縣廉直多異政山陽之劉至是始大沈邱公生
禮部主事諱一臨主事公生贈文林郎知縣諱自靖公
則贈公仲子也年未弱冠即為名諸生文才雄博下筆
縱橫數千言立就每試輒第一家世故習禮經公尤號

大師所撰經義為士子傳誦餘膏賸馥沾溉一時其從弟及山陽諸後進藉此率後先取科第去而公顧浮沉諸生中益潛心六經三史唐宋大家之學不屑為時文蹊徑語最後北游太學試又第一遂舉順天鄉試

孝陵覆試諸舉子於廷公文又稱

旨特拔置前列踰一年遂舉進士方除岑谿或戒公勿往公笑曰吾為其易孰當為其難者促命家人治褰岑谿自兵燹後凋敝日甚公捐煩滌苛一切饋遺請託俱

屏不行然後嚴保甲以防民姦均徭役緩催科減獄訟以蘇民困修葺學舍課選生徒俾肄文學禮遜其中以勸民讓不期月而政成縣故產毒草民有小忿輒啣草致斃者下令禁之自是草不復生廣人咸以為異縣中火災延燒若干家公憫民露處斥橐中俸金三百兩命民次第構屋以居隣縣賊彭奇聲言將壓境城中兵士僅三十人衆詞知不敵恂恂思潰公拒不可日夜率吏民登陴又團結鄉勇數千列營城下以示有備賊竟

不敢犯公間出方畧誘賊其黨李勝高者遂縛奇來降
且獻插血氏名冊公曰此皆良百姓受賊脅耳若株連
者衆何以令反側子自安乎取冊焚之所全活數千家
縣益無事公乃築兼山堂蒔花植竹吟嘯其中書清心
省事四字於坐隅嘗告寮吏謂居官之道不在立異惟
在與民不擾而已會蒼梧闕令上官檄公兼攝其治一
如岑谿於是蒼梧人喜曰真吾公也岑谿復爭之曰固
吾公也於汝何有及公既歿甫殮而擢授宛平之命始

至由是兩縣人益痛惜之蓋公之吏治其所本於經術深矣享年五十有六配王孺人生男子三長曰始大改名愈康熙二十一年進士次曰始恢十年進士今官吏部某官又次曰始偉天孫男女各四詳具誌中公性醇直無城府為人輕財樂義尤以孝行著稱既舉進士念贈公春秋高數年不赴選迄服闋始出居平好行其德於鄉距公歿久矣山陽人猶能縷述曰某橋公所建也某道公所甃也某子某女被掠公所贖也某里病疫得

公藥餌以起者也某甲某乙道殣幾暴骨得公棺槨以殯者也然則公匪直良吏也誠有古長者風焉其歿以康熙十一年某月日葬以十三年某月日芝麓龔先生亦既誌而銘之矣閱十年吏部君至吳復命予文其墓道之石予為芝麓先生門下士自度文筆衰繭不足以繼先生之後顧又念嘗承乏史館是宜述公事行表而出之以俟後之良史如班孟堅者擇焉故遂不敢固辭公墓蓋在山陽城東之三里塘云

天岳山人墓表

山人諱策字晉之姓龔氏常之武進人最後客關陝間
嘗挾杖登華山巔拂石題名而後下因號天岳山人既
仕

本朝為鄧州同知然猶以山人自命鄉曲熟聞者亦遂
號呼之故不復斥言其官所以成山人志也山人自少
從大父按察公宦游南方習其言論風指通知中朝故
事遂究心國史之學為文尤長於詩賦典瞻整麗與時

俗好尚迴異當明之亡也作金陵燕臺懷古絕句詩各百首其文約其義隱繇音促節如庾信之哀如唐衢之哭如羈人思婦之牢愁如露蟬寒蛩之淒咽往復上下三致意焉又作三朝史議三篇其最善者言建文帝未遜時史臣紀事不當內靖難而外遜國持議平正君子韙之夫亦可以窺山人之志矣山人先世有諱大有者以進士官南御史值武宗南巡首率諸僚諫請回鑾不報其孫有諱道立者又以進士歷官湖廣按察使擅廉

能聲吉水鄒忠介公嘗作兩龔合傳以美之即山人大父也父可宗國子生山人雅無貴介紆綺之習讀書強記銳欲以文學自奮踰壯方補諸生聲譽即隱隱起平生所師事皆中朝賢公卿大夫所結納皆四方知名士相與更唱迭和前推後輓故山人姓名益大噪操舉業選柄為書賈所奔湊其視一第殆可剴拾也及數試於鄉不獲收其科於是始自傷坎壈稍稍厭怠而國亦遽亡矣順治中所厚故人在內閣強之使游國學例當得

一官遂客游秦晉及回翔燕中者凡十有四年乃返鄧州除目既下頗抑鬱不樂欲棄其符不果之任未數月竟歿於鄧壽六十八配蔣氏王氏子男曰士勳曰士烈曰國子生士薦士薦才最高稱能繼山人者也女之壻曰諸生孫復道曰董元禮孫男七孫女五某年月日卜祔山人於按察公之墓或疑山人既不忘故國矣奈之何受官予曰非也漢之亡也梅福為吳市門卒宋之亡也諸名儒者逸或不足於養輒食書院山長之祿以自

給後之尚論者莫能優劣也歸潔其身於山人何疑焉
庸敢表而出之以示士薦俾伐石刻其辭墓上

鄉飲賓邵公墓表

公姓邵氏諱文燦字明父別自號海鷗武進之漳湟村
人性孝友輕財好施歲凶乏食者舖以粥糜疾病無治
療者給以藥稱貸無可償及佃人不足於歲入者捐其
負死無棺槨者殮之欲葬無所者坎埋之族之貧不能
舉子者歲給乳哺米十斛至十歲止老而鰥嫠無歸者

迎致於室與偕食飲終其身中外待公舉火者十餘家待公經紀其婚嫁者又十餘家稱貸不取子錢者皆是也公家故饒坐是漸中落而公施予如故未嘗以為悔也縣中有大徭役輒悉其家財為衆倡後先長吏皆愛重公稱公長者凡再飲於鄉再被旌門之典於是巡按御史行部縣令連歲舉公善行請旌之後御史詰曰縣豈無他士可應著令者乎令謹對曰主臣實未見有踰邵某者其為長吏推服如此臨歿囑其子長蘅曰吾嘗

欲置義田以贍吾族今不逮矣女其割宅一區為康節先生祠割田若干畝為祀田吾死不恨其後長蘅竟如公命蓋公即康節十八世孫也當公之葬也長蘅自狀公行以示前大理評事賀君瞻度為之銘長蘅自少力學用詩古文詞知名大理君又東南通儒長於三禮之說其文能不朽公也審矣而長蘅顧命予表其墓予自惟才力駑下雖欲傾倒其長以為公役豈復有加於大理君及長蘅所述者哉顧嘗仰公之遺風流韻謂可以

廉頑立懦也又嘗歎世之富人擁貲自封者之多也又嘗憫公之不得志而死使其得志有祿位則所施必博所沾溉必大寧僅傳頌於鄉邑已也是數者實於私心有深慨焉雖微長蘅鄭重誣諉猶當出其不敏之辭冀得附大理君後以推明公之果為長者而使末俗有勸於此又況申之以吾長蘅之命乎故遂畧其行誼大書於墓曰是為鄉飲賓海鷗邵公之墓至於世系子姓生卒歲月具詳誌銘庶幾可互見云其墓蓋在定安東鄉

之中村

邵氏石表陰記

附

予既表海鷗公之墓其後與公子子湘相遇京師復以
母孺人行事為請蓋予之表公墓也孺人已先公歿於
例當得附書會予文體已就且其他具詳賀大理所撰
誌銘可以互見故不復書而子湘則歎焉意若有不足
也相繼請不已於是按行畧續為之書曰孺人姓楊氏
大父諱某父諱某年十五歸海鷗公公性豪邁不屑問

家人有無而孺人能濟之以勤歲時治脯醢粬之儲以宴集賓客及饋遺其宗親者無算厚薄多寡悉有程則稍暇輒手自力女工為諸婦女先未嘗少懈也公好施予往往傾其貲不顧而孺人能濟之以儉平居減衣節食即銖寸戒勿妄費積其所有率盡用以贊公為善以是篋中無私財公屢失丈夫子年四十餘始得子湘愛之異他兒每抱著膝上雖嬉戲不加呵譴而孺人又濟之以嚴子湘甫十歲即籍學宮為諸生孺人不色喜

每自塾歸必詢所業見其進則言笑異他日不則怒不食呼之長跼且泣且數之或相譬止即曰此吾所以愛兒也已而子湘數試於鄉不利公及子湘皆於邑不快孺人顧慰解曰兒但當力學耳遇不遇命也吾又誰恨蓋其明曉大義能與公相濟多若此晚而好佛搆小閤具像設其中晨夕膜拜不輟時時對婢妾談說佛法及一切果報事聞者屬耳忘倦卒年六十越三年葬於中村又二年公亦卒遂穿其壙與孺人合焉實順治十八

年十月某日也子湘名長蘅子湘其字也有雋才在京師凡吳楚諸士大夫無不折節下之者其聲譽方駸駸起雖未及官於

朝信卓然不媿孺人家教者也因書以遺之俾礱石之陰而併刻之

烈婦周氏墓表

洞庭周之球之女曰壽英嫁里中蔡氏其夫瓊藻有心疾壽英鬱鬱不自得夫兄瓊滋兇暴人也強欲私之輒

往調壽英壽英走訴諸姑姑反恚曰若嫌若夫不慧今
得慧者顧猶不快耶瓊滋益無忌復走調之壽英知不
可訴也詈不絕口急剪匳中金服之不死縊於牀乃死
里人洶洶將控諸官會之球遠客湖廣而蔡氏復賄里
人止其事於是其冤遂不白矣明年之球歸始葬女於
山南復自銘之其辭酸楚讀者無不為之球壽英太息
也康熙十五年壽英死久矣瓊滋忽夜發狂捷戶手刃
其妻與所生女子一人乃自刺死明日戶闔不開家人

穴而視之見三尸相枕藉大駭有小婢匿於牀下呼詢其故具言中夜窺見一紅衣女子往來室中若導之使殺者衆始悟為壽英魂也紅衣蓋壽英大殮時所服云死時年十有九汪琬曰太史公有言怨毒之於人甚矣哉蓋微獨生者有之也惟死亦然如杜伯射宣王魏其灌夫守武安是矣至於東海孝婦之死又能致枯旱三年然則匹婦雖微及其精誠所激往往動天地泣鬼神何可忽也今壽英之冤疏而里人不能白也親而父母

兄弟迄於周之族與其婚姻親故俱不能白也而壽英
有知顧自報之於二十年之後瓊滋得不暴尸市中幸
矣予於是表其墓既慰壽英於地下且以警夫世之兇
暴不仁如蔡瓊滋者十六年四月某日也

是事也訪諸周氏而信訪諸周氏之親故而信及予
游洞庭訪諸擔夫而又信顧予作此表一年矣始有
蔡旅平者不知何人自稱瓊滋之父挾其族黨勢力
媿媿為瓊滋辨且慙予使刪此文是則凶人之幸而

烈婦之大不幸也猶有鬼神其遂悍然無忌憚如此
乎昔歸震川書張貞女死事又書其獄事又有貞婦
辨又與嘉定諸友書與李浩卿及殷徐陸三子書殆
不啻數千言丁寧反覆不置予始疑其煩由今觀之
豈得已哉豈得已哉康熙十七年四月己丑鈍翁記
壽英之姑姓陸氏床下小婢名貞秀篇中言納賄止
其事者指其里人有私息議單是也詳見旅平所與
予書中旅平字文若年已邁矣其不敢與周氏辨而

顧嘒嘒予側蓋有居中慙更以悞之者始予之為此
表也僅以存烈婦而已初不欲斥其舅姑名氏旌平
既以自言則予不能為之諱矣次日又記

堯峯文鈔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堯峰文鈔卷二十一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行狀 共二首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公行狀

曾祖龍

皇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祖鏜

皇初贈通奉大夫內翰林國史院學士加一級再贈光

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本生考爵明武德將軍錦衣衛正千戶

皇初贈通奉大夫內翰林國史院學士加一級再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本生適妣張氏生母焦氏並贈一品夫人

考愛明中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

皇初贈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再贈通奉大夫內翰林國史院學士加一級三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妣張氏累贈一品夫人

本貫直隸順天府宛平縣年七十七歲狀

公諱崇簡字敬哉其先家河間府之任邱自公曾祖光祿府君始來京師贅於晉故遂爲宛平縣人家譜散落不知其族望所自始凡再傳而家始大錦衣府君性孝友讀書知大義掌東廠太監陳矩賢之欲援府君爲理刑力辭不就布政府君舉萬厯中進士初仕潞安府推官以清節著一府人稱之曰王青天但飲潞安水耳自

後歷官皆有聲績歿而董文敏公其昌表其墓府君無子錦衣府君生公甫晬即以予府君爲之子稍長善屬文旁及詩歌古文辭皆優爲之相繼受知於國子監司業張公翦提學御史左公光斗二公素名知人每見公文輒歎曰此公輔器也年二十六舉於鄉又十六年舉進士知公者欲引之入翰林公方請假營焦夫人葬未暇仕也而值流賊破京師遂挈其家播遷東南久之始歸順治三年

世祖章皇帝慎簡文學之臣以儲後用公蒙首選即授
內翰林國史院庶吉士特免教習與諸詞臣一體辦事
與修明寶錄尋除秘書院檢討歷侍讀遷國子監祭酒
入爲弘文院侍讀學士遷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
如故以疾請告十二年刑部右侍郎戴公明說薦公可
大用吏部難之

世祖素知公遂越部議而起公於家其明年以原官兼
弘文院侍講學士遷國史院學士尋以

太宗皇帝配天

詔加一級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加級如故尋轉左不
數月遂拜禮部尚書又明年加太子太保公自爲諸生
即肆力於學日誦記數千言自經史諸子百氏無不貫
穿每考論古今治亂興廢之故輒慨然有志當世益務
爲經濟有用之術在弘文院

詔察明季殉難諸臣始末公即疏言在內如東閣大學
士范景文以下二十有三人在外如山西巡撫都御史

蔡懋德等五人咸以其身仗節死或父母兄弟婦子相
隨死或家人闔門大小俱死其忠烈相同宜並賜褒揚
以廣作忠之典疏既上時論悉以爲允及在禮部感
上知遇益盡心於職掌會御史乞更定帝王廟祀典公
疏言廟制自前明迄於

本朝曾經增定皆祀從來開剏帝王功業顯著者至於
守成令主概不及與中間如商之中宗高宗周之成王
康王其行事具見詩書漢之文帝史稱其節用愛民方

內安寧家給人足宋之仁宗恭儉仁恕明之孝宗亦與
仁宗相類憂勤惕厲終始不渝此七君者宜百世祀不
當以守成見格又言宋臣潘美不當在從祀列張浚三
命爲將凡三致敗一敗於富平則關陝遂陷再敗於淮
西則鄜瑒叛命三敗於符離則中原遂不可復且劾李
綱殺曲端與岳飛議不合奏其積慮在於併兵雖爲南
渡名臣而初無灼然可見之功亦當罷其從祀

詔議裕祭禮公疏言宜奉

肇

興

景

顯四祖及

太祖南向

太宗東向又

詔議大享殿合祀禮疏言

本朝所封啟運山宜附中岳壇天柱隆業二山宜附北

岳壇如前明附祀例有建議請祀周公於孔子廟者公獨以爲不然疏言周公制作前代比諸帝王今既配享武王於廟禮數隆重若復祀諸文廟之中於體爲褻非尊崇之得也議者謂北岳恒山立廟曲陽非是公以先儒言考之曰按曲陽有三地里志上曲陽屬常山郡在恒山北谷下曲陽屬鉅鹿郡鼓聚少陽亭晉荀吳滅鼓其處也今之曲陽既非鼓聚又不在北谷距恒山絕遠遂疏言宜從議者移祀渾源州爲便是時天下大定

朝野乂安

天子銳意勅興禮樂公既鉅儒問學淹洽爲

上所委任而又身居禮官之長一切制度沿革必皆援
古證今侃侃建白雖或

廷議糾紛亦皆俟公一言而決

上亦必從公言由是眷注日厚公有賢長子曰胥庭先生熙
先與公同爲學士至是亦以考績加禮部尚書父子後
先同列海內榮之以爲

國家異數王氏盛事晚近數百年以來所無有也顧

天子方嚮用公而公且以夙疾請告矣疏凡再上

優詔皆不許會

世祖皇帝奄棄羣臣公治

大行之喪及議今

天子登極禮儀日夜辦事左翼門疾大作又再疏請解
任

上不得已予告公雖里居士論益翕然推之康熙三年

疾良已人咸望公復用或私相告語曰

天子且旦暮召公而公於是歲亦甫年六十有三動止
康寧如少壯者故事當赴補公竟不肯起遽以老乞致
仕自是迄公之歿凡十有五年終不復言出矣一時有
識無不爲公惋惜亦無不服公進退大節以爲仕宦者
所難公交游滿天下少時所親密者率多文章意氣之
士既躋貴顯猶汲引不少怠雖卑門後進輩行濶絕每
到門投謁必相與握手款曲凡被公禮遇者人人色喜

謂王先生親我也諸所獎借其後率皆成名性清慎不苟於財嘗貸前明中貴人何某金百兩何死於盜公無所歸金遂舍諸僧寺且設位爲文以告曰吾用資故人冥福有同年生宋君某者寓赤金百兩白金千兩於公其家不之知也宋君歿公促其子至如數與之金其子大驚願以其半奉公爲壽公笑曰如是則與乾沒有異乎竟悉予之平居無聲色博奕之尚晚歲益嗜澹泊惟潛心先儒義理之說以躬行心得爲主於諸儒論難不

強爲異同及其發之於文原原本本下筆輒數千言而
悉根柢乎六經其論詩風雅正變則謂論正變以體不
若論之以聲蓋體由聲而定也三代以上詩與樂出於
一古人以聲詩奏之樂是故詩之本在聲孔子刪詩得
其聲則存不得其聲則不存或謂詩有正變聲何以有
正變不知宮商角徵羽正也變宮變徵皆變也後儒補
六笙詩又補肆夏詩皆未達乎聲之義者也論春王正月
則謂春秋之作孔子尊王之作也因魯史之文遵周代

之制概乎無可疑者使以夏時冠周月是倍王非尊王也是故孔子所書春者即周之春所書正月即周之正月也其說悉有裨於學者至其他碑銘之文尤見重當世子若孫欲榮其父祖者往往數千里惟公之歸其辭皆典核有則今翰林侍讀學士葉君方鵠序公集曰色黜然而光味冲然而長蓋實錄也間召賓從子姓與之觴咏及宴遨山水間所賦詩清新整麗見者爭傳頌之有青箱堂詩十卷續詩十二卷文集十卷家譜年譜各

一卷襍著述若干卷以某年月日邁疾卒於正寢以某年月日葬於西城關外坊畏吾村之西原配一品夫人梁氏有賢行前公四十年歿詳具公所撰行狀中公之葬也穿夫人墓而合焉子男六人長熙順治丁亥進士累任經筵講官兵部尚書加三級梁夫人出即士大夫所稱胥庭先生也次樞國子監典簿次然山西靈邱知縣次照刑部江南司員外郎皆側室趙宜人出次燕候補員外郎次默候補國子監正側室周氏出女子子六

人長適太倉州同知陳承吉次適丁亥進士福建按察使張弘俊次許聘諸生朱持正次次適辛丑進士行取候補主事米漢雯皆梁夫人出次適諸生張弘佐趙宜人出次適候補兵馬司指揮孫道林側室田氏出孫男十人孫女十一人曾孫男一人於是胥庭先生衰經踵門以公之官階與其學術勲業當得

賜謚立傳不可不爲之狀以俟太史氏之采擇且藉是乞銘於大人先生納諸幽竈登諸麗牲之碑以示來世

而垂於無窮遂述公治命屬狀於琬琬辱於公爲年家
子又嘗辱公悞稱其文又嘗與校公全集雖才識驚下
不足以窺公之深然竊願上附於知公者故敢擗撫公
家譜年譜及胥庭先生所述行畧件繫如右



堯峯文鈔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堯峰文鈔卷二十四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徐 鉉

欽定四庫全書

堯峯文鈔卷二十二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記一

共十二首

大通橋分司壁記

順治十五年冬予既分司大通橋於是太子少保永昌
王先生方以尚書為之長予往辭先生先生為予言是
司在部差最下然清靜無事於誦讀著述為宜明年春
予至署逾一月漕運不至諸小吏兢兢奉法可以不用鞭

咎其無事畧如先生言然予素多病病每發即苦煩懣不能多讀書邸舍所攜書甚少亦不能竟讀也雖時時有所作然皆應疇里俗之文不暇自奮勉以進於古人以是深媿先生云署故有軒曰飲冰前任主事錢君江所重葺也軒中蕭然惟具一几一榻予每晨乘馬入署恒居是軒諸小吏挹案牘俟几側予濡筆署紙尾訖即擁藥笮茗具為苦吟狀諸小吏見之俱匿笑避去不復顧軒前有庭庭有石挺然如人立又有柏槐各一本小

桃一株桃將吐華予暇則抱席往坐花下有小鳥青黑色飛鳴其間馴狎不避人予樂之忘疲常至日暮始返夫以予之䟽慵率直自分不任錢穀去年夏謁選不得戶曹而分司於此以自蓋其拙未嘗不欣然以喜也然為病所侵衣食湯藥俱不足以自周而京師親舊過從者亦益少署中自奉行文書之外亦無他材能可以自見於是撫歲月之如流而恥功名之不立又未嘗不默然以思而悄然以恐也詩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然

則予去其故鄉舍其朋友兄弟妻子之樂而來縻祿食
於此復何為哉復何為哉

嗜退軒記

遷邨舍之逾月始理一軒為讀書之所名曰嗜退其語在
宋史司馬池傳中予取以自志者也然予自受差以來
簡書苟午日夜奔走東便門外不暇恒居是軒先是病
羸未瘳入夏益咯血不止予方懼戶曹之未易稱職也
欲得改他部以去會有言事者亦條其策於

朝下公卿聚議久之不決予復謀移疾還江南文臺已具矣而諸小吏力爭以為故事無有不果行秋八月運務將竣予始得還居軒中習養生家言以治病然亦不復能讀書矣軒前無他襟植惟丁香二樹青蒼可愛每至夜深人靜月明滿牆樹影辨駁如畫予數數行吟其間意欣然自得也因是又念海隅多事

至尊方議南巡之典以埽除兇逆

是時鄭賊逼江寧下詔將親征故云

士大夫爭欲奮其才智取功名於數千里外慨然有乘

長風破巨浪之思而予獨僻居於此形影相對若不知其身之在長安者何也昔馬少游誠其兄曰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御下澤車乘款段馬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徒自苦耳仲長統亦曰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於是遂為文以論之然則古人之所志蓋亦有與予類者予其能無慨於中邪作嗜退軒記

兵馬司西閣記

兵馬司號巡城使者屬吏雖其品秩故與部主事相當而所職猥褻士大夫仕宦中朝者皆得以公事檄使之所轄之地若窮邨委巷餅師酒媪牧豎販夫酌酒誚語攘雞逐狗之屬無所不當問每朔望進謁巡城使者襟與胥吏徒隸為伍俛首偃僂若將拜於庭者使者不許乃止或出遇御史於道下馬走避望其訶殿遠去然後得行故雖同為京朝官而士大夫悉輕視之至以相譏嘲北城兵馬司舊有治所在宣武門內其地久廢不治

輒僦民舍以居予既左遷今年秋始受事案牘之暇退
休此閣閉戶吟嘯自若也客或問予曰子亦有不快於
中邪予曰否否昔漢張忠為御史大夫嘗署孫寶主簿
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衆以為怪寶謂高士不為主簿
而大夫君以某為可一府不言非士安得獨自高且不
遭者可無不為况主簿乎然則予以不才幸蒙屏棄於
此此亦予祭竈請比鄰之時也而又何不快之有客遂
匿笑去

容安軒記

予既寓居太傅息齋先生之第其第踰堂而左得東廂
三楹庠濕幽暗遇雨將圯於是稍葺治其一闢牖南向
設几榻為燕休之所暇即坐卧其中自非理文書接賓
客率不他徙遂名之曰容安軒容安云者蓋出於陶靖
節辭而蘓文忠取之以入志林者也古之達人其飢而
欲食寒而欲衣苟皇無立錫之地而欲得居處未嘗稍
異乎人也惟其中有自得雖復加之以死生利害是非

得喪猶不足累其心邀其一哂而況起居日用之區區者乎是故藜藿之食亦可以飽毳褐之衣亦可以暖衡門圭竇之室亦可以居豈有他哉誠能安之而已抑予思之方夫靖節之棄官也種秫采菊悠然自得不幸為窮餓所驅往往賦詩乞食而未嘗有幾微悔恨之意文忠之在海上也蠻煙瘴氣極士大夫所不堪而能刈桂以釀酒儲諸芋以為糧摘蘆葍蔓菁以為羹日與黎子雲老符秀才之徒幅巾杖屨徜徉山市若忘遷謫之無

膠者蓋其安之也如此夫然後知死生得喪果不足以動達人之心而為之累也今予左官司城逾一年所矣出處語默之際雖與靖節異道及其退居此軒也有圖書以怡目有酒茗以適口從容俛仰以視文忠見逐有司不得已而偃息枕擲之下者相距豈不遠哉此予所以自安而願附二君子之後者也

讀書齋記

編修葉子子吉在京師以好書著聞嘗積書數千卷閉

戶讀之以自奮勉於學因命其所居室曰讀書齋而屬予為記嗟乎書豈易言讀哉士之少也因於科舉之業則書之凡無益於經生者悉廢而不暇以讀矣及壯而宦游四方又困於簿書文牒之猥瑣倉庾狴犴城郭之周防上官僚友冠蓋交游往來醺酢之紛紜上下則書之凡無益於吏治者悉廢而不暇以讀矣當是之時未嘗無有志之士知書之可好而能自奮勉者也然其未遇也或見為迂踈而不足以迎合有司其既遇也或見

為闢葦遲鈍而不足以鍊達當世之務故士大夫無所
事於書而爭以讀書為諱惟翰林先生則不然既已舍去
科舉之舊而又無簿書文牒倉庾狴犴之可虞品秩雖
稍卑下而率用簡貴相高其於往來疇酢之節亦僅僅
耳此歐陽永叔所謂榮顯清閒得兼宰輔神仙人之
樂者也宜其遂有讀書之暇矣且夫翰林之為官也素
以文章侍從為職業上之人優其廩賜而寬其程課使
之從容緩步於簪筆荷橐之列如此而復廢書以娛不

幾曠官而喪職也與而葉子寓直之廬則又國史院也
吾意必有前代金匱石室之藏與夫日歷起居注之屬
人間所不易購者咸充牣乎其中以俟葉子之讀然則
葉子苟好書又何必惓惓於是齋也哉抑予嘗考之於
古若周之柱下所掌晉之伯璽氏所司漢之蘭臺天祿
唐之麗正殿宋之崇文院之所校輯皆設有專官其書
多者乃至八萬九千餘卷而近世固無是也蓋三院所
貯者自

太祖

太宗暨前明十三朝實錄而外不聞有難購之書翰林先生自翻習滿字而外亦不聞有卓然留意於書者至於退而休沐亦皆飲酒諧笑之時為多然後知以讀書為諱者雖在翰林亦然而葉子顧獨不然方其用心於是齋也孜孜矻矻窮日盡夜幾不知異物之可以易其好者儻益奮勉而不已則其學豈可量哉故不辭而為之記

緩齋記

顏蠋曰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蘇子瞻評之曰蠋巧於居貧者也然而未聞道也子瞻於是乎失言矣當戰國之時如蘇秦張儀犀首樗里子之屬莫不歷說萬乘爭攫其金玉錦繡以為榮使蠋少出才力以與之抗豈遂不如數子哉而顧退安於此謂蠋不聞道可乎今夫山林窮居之士無悲憂欣喜以迫之於中無是非毀譽得喪禍福以乘之於外曳屨而行倚杖而息從容偃仰

於泉石林麓之間故能識安步之為樂使不幸游於朝
市而馳驚於功名之途倚裳交衽摩趺而攘臂者連日
夜不止此其勢若赴火之蛾聚羶之螳豈能與山林窮
居者同哉故孟東野反之曰長安無緩步吾友吏部郎
王子子底為人恬靜少欲不苟言笑殆幾於聞道者其
自河南典試而還也又嘗反東野之詩名其燕休之室
曰緩齋蓋子底之視朝市也固無以異於山林窮居者
也既而為磨勘者所攬拾

詔下刑部遂不能安居是齋或則謂之以為此殆緩之
效與汪子曰不然若獨不見夫馬與車乎方車之偏轅
而奔也不數里而覆者有矣馬之脫銜棄勒而走也不
數里而蹶者有矣彼其所以蹶且覆者何也吾故知疾
行之未必皆得而安步之不必皆失也今子底之所處
特不幸耳而世之貪功而死者顧欲以區區之禍福
得喪為子底病是豈知子底之道者哉昔離騷有言曾
欷余鬱悵哀朕時之不當予於子底亦云故記之

哲次齋記

梁先生曰緝交於予有年矣其人內剛外和與之游處終日愛憎喜愠不見於色殆類孔子之所謂中行者然而釋褐以來凡所至邸舍與其退休讀書之地必以哲次名其齋意若不敢自擬於曾皙而願居季次原憲之列何也予嘗思之昔孔子既並推狂狷而周衰之後若莊周列禦寇者出率皆以一死生齊得喪為賢降而祖其說者劉伶阮籍之徒飲酒任達莫不自命為狂而訖

不聞有以狷稱者即史傳所載獨行卓行之屬亦往往歷數世而僅得一二人至於孔子論狂則又有古今肆蕩之不同蓋若逆知莊列之流敝而豫憂之者而於狷獨無譏焉得毋狂猶可以貌為而狷者之子然自守則雖好名之士亦不能竊其近似以相倚附與宜乎遂見尚於先生也顧或謂太上達節其次守節狷者自守有餘而常不足於高明廣大此季次原憲之所以不如曾皙也予竊以為不然傳曰有所不為又曰人有不為也

而後可以有為古聖賢之為學也雖本乎中庸而亦未嘗無高世絕俗之行非姑以示異也惟其不顧千駟故能進而為王者之佐惟其不受萬鍾之粟故能退而以其言語道德為儒者宗千金之子無故而縱於酒色則其保家者少矣沉望其積累以致富哉以是見不為者之果足尚也近世卿士大夫無不好言曠達之識馳騁上下不可羈馮之才以視狷者之所守相距良已遠矣及從而微闕其隱雖至於敗名裂檢放廢繩墨之外亦

間有之豈非高明廣大求為曾皙而過者與當是之時苟得一人焉以其子然之節高自位置乎其間微獨可以勵世而警俗夫亦庶幾聖賢之學也此則先生之志然也

計氏思子亭記

計孺子準字念祖吾友甫草之冢子也年十五補吳江諸生及暮而殤甫草哭之慟遂集士大夫誄之既又為之謚既又刻其遺文逾四載甫草來言曰吾思孺子甚

吾將構亭所居之旁以思子命名子盍為我記之予遂
正告之曰昔子夏之喪明此過乎情者也延陵季子之
三號而行此不及乎情者也夫二者皆非也惟世之甚
暱其子者往往牽於骨肉之私而不知裁之以禮是以
過情者多而不及情者寡聖人惻然憂之則寧於季子
有取焉此無他凡以訓天下之人父人母使皆知有禮
以為之節也今者孺子之歿其歷歲月也固久且遠矣
而甫草猶睠焉不忘起居寢食則有纏綿悽惻之聲歲

時臙臘則有涕泣顙顙不能忍之色其殆近於無節矣
吾方以越禮為虞而又樹之亭是亦不可以已乎甫草
曰未也孺子也賢吾將以禮成人者禮之予應曰否否
聞諸周人之葬諸殤也則用殷人之棺槨與虞夏之塋
周瓦棺其既除喪也則玄服以祭其祭之也則不立尸
不以特牲未有不與成人異者父母之視其子固無賢
不肖之分也發於中者之有慘舒達於外者之有隆殺
也惟視其殤與非殤而已故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此

施諸父母且然而況所謂殤子者乎孺子雖賢然不得
比於童汪錡之列明矣今旣思之過甚而又益之以非
禮則是委棄先王之制而甘蹈子夏之遺轍也甫草其
慎之嗟乎吾之言此豈果能禁甫草使勿思哉原本乎
送殤之禮而折衷之以聖人之訓非薄待孺子而然也
亦以效忠愛於吾友云爾孺子娟娟秀好未殤前一年
適予罷官南歸嘗一識其面而甫草極言孺子故好學
則其久而不忘也固宜作計氏思子亭記

堯峯山莊記

堯峯山莊在橫山之麓距先大夫所卜墓道僅一里故為盧氏別業秋七月予介友人盧子定三評其屋直償以白金四十五兩而命子筠更新之凡鳩工一百五十有奇木以根計竹竿以个計瓦甍輒釘以枚計灰砂以斛計漆油以觔計者共一萬一千五百有奇閱四旬糜白金幾如屋直之數而始訖工予從朋舊置酒羣游於此酒半輒仰屋而歎蓋歎夫得之之難與葺而治之之

尤難也後之子孫可不思所以善守之乎吾吳風俗衰
惡父兄師友無詩書禮義之教其子弟類皆輕獩巧詐
不率於孝友而中間尤無良者又多移為服御飲食博
奕歌舞之好於是士大夫之家易興亦易替數傳而後勾
貸不給有不虛其先人之壠而翦伐其所樹者殆亦鮮
矣吾先大夫無他支屬吾父子不衰即病而筠又未抱
子方相與手足拮据勉焉經營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
又責其善守豈不愚乎雖然汪氏自太學公以來讀書

修行積有歲月以及先大夫而猶不克盡食其報詩云
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蘇子瞻亦曰王晉
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如持左契交手相付使其言可
信則吾先大夫之澤固未可艾也姑識歲月以俟

茗華書屋記

康熙九年春予自金陵命兒筠往卜居郡城之西郊老
屋二十餘間堂寢庖湑畧具俗傳以為前明正德中尚
書陸公完故居云夏五月予還自西新關始掃除旁舍

一楹遷几榻其中而寢處焉地廣袤不越數弓庭前後
襍華藥三株老梅各二本前庭又有石植立陵茗始華
其蔓循外垣而下羅絡石之四周蓋與梅皆數十年物
也予頗樂之乃顏之曰茗華書屋今夫水萬折必東焉
鳥獸大者喪其羣匹越月逾時焉則必過其故鄉翔回
焉鳴號焉蹢躅踟躕焉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
焉今予自仕宦以來無汙萊以供饘粥無室廬以蔭庇
風雨寒暑袁宜人既歿於是寓其孥於昏黨委之而祿

食京師者殆十有三年矣及其還也環顧耳目之前井市半已改易親舊半已凋喪故時所藏琴尊圖籍翫弄愛好之物半已零落不知所在而予亦遂老矣幸而有此一楹以為讀書咏歌之地自分可以少休顧猶馳驅奔走役役而不止不亦大可太息哉然則予固困而思歸矣拂巾布袍從容偃息於陵苔之下必不久且遠矣故記之

三衢文會記

三衢文會蓋元時江洲士子私課之文也其題為經疑
二易書詩禮春秋本經義各一賦策又各一所得凡二
百十二卷所取自德興余闡而下共六十六人司糾者
程國表等十三人司盟者劉文瑞而主評者鄭縣丞元
善是歲則延祐六年八月也按元史仁宗本紀皇慶二
年六月以宋諸儒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廷
十月詔天下以三年八月興其賢能充貢有司次年會
試京師云云其後改三年為延祐元年又五年而斯編

遂出是時方直尊崇儒術嚮用科目之際為有元極盛而江淵又文學淵藪也故科舉之詔既下而南方士子莫不聯社交袂相與刮摩淬厲以俟有司之舉由斯編考之蓋舉淵西建康淵東海右四道六路之人才皆彙焉抑何彬彬也鄭氏所評具在無調詞無溢語采瑜擿瑕殆不失直諒之遺而諸策所答周正一說亦皆援据精核敷陳詳贍庶可以見其所存矣邇者吳會之間士子既耳剽目竊而凡江湖僑客借觚翰以求食者又往

往撰為淺陋里俗骯骯不根之文盜取虛譽以相牢籠而後生不學者亦復靡然譟而從之此震川先生所謂妄庸人者也以視斯編作者之典瞻如彼而評者之直諒如此能無赧顏泚頰也哉按輟耕錄元反宋金餘習初試論賦其後一以經義為本云云及考選舉志春秋兩試皆未嘗用論終元之世亦未嘗廢賦不用也或有司校閱稍重經疑經義則有之耳先儒云經非文無以發明其旨趣而文不本於六經又不足謂之文顧後世

乃有畔經而以文自命者何也

伐楊柳記

楊柳易生而宜於水涯春夏之間徃徃多美蔭吾吳故澤國也人家瀕水率栽楊柳以取蔭焉然其木稍久則空中而易朽不足備梁棟器物之用伐之惟可用以薪爾此莊周氏所謂不材者也而吾黨顧作詞以寵之傳相放效多至數百首儻亦楊柳之幸耶刻詞甫竟而官中造火藥需其木為炭巡撫下令長洲吳兩縣命伐城

內外楊柳民間騷然而無知者懼所由之擾復私自伐之公私所戕殆不啻十之六七或咎予詞若為之讖然予曰非也吾聞福不可妄邀而名不可倖得楊柳以不材之木而橫被詩詞之寵則其致此災也宜矣然櫟社以不材全而楊柳獨以不材見伐此其不幸而非莊氏之言之不驗也於是復有客曰此二說皆過也夫楊柳無知之物寵之以詞不知榮隲之以斧斤不知辱者也今使士大夫處榮辱之會澹焉漠焉能如此木之無知

則幾矣曾是不能而顧譎譎焉於楊柳不亦陋乎予異
其言故記之

堯峯文鈔卷二十二